

東  
林  
書  
院  
志

東林書院志卷之八

列傳二

錢啟新先生傳

明史稿

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廬陵知縣徵授御史入臺卽發原任江西巡按祝大舟貪墨狀大舟至遭戍已論請從祀曹端陳真晟羅倫羅洪先於文廟出按廣西帝以張有德請備大禮儀物復更冊立東宮期而申時行柄國不能匡救一本上論相建儲二疏其論相曰昨俞旨下輔臣令輔臣總政夫朝廷之政輔臣安得總之內閣代言擬旨本顧問之遺遇有章奏閣臣宜各擬一旨今一出時行專斷皇上斷者十一時行斷者十九皇上斷請之聖旨時行斷亦謂之聖旨惟嫌怨所在則以出自聖斷爲言罪何可勝誅所當論者一評事雒于仁進四藥之箴陛下欲見之

施行輔臣力勸留中既有言及輔臣之章亦盡留中不下道吾君以遂非文過如此復安望其盡忠補過耶所當論者二科場弊竇汙人齒頰而敢擬原無私弊之旨以欺吾君臣請執政子弟有中式而被人指摘者除名改廕又與見從仕籍者暫還里居俟父致政乃議進止毋令犬馬報主之心不勝其牛馬子孫之計所當論者三大臣以身殉國安復有家乃以遠臣爲近臣府庫又合遠近之臣爲內閣府庫開門受賂自執政始而歲歲申餽遺之禁何爲哉所當論者四墨敕斜封前代所患密啟言事先臣弗爲今閣臣或有救援之舉或有密勿之謀類具揭帖以進雖格言正論讜議忠謀已類斜封密啟之爲非有公聽並觀之正況所言公當與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臣不私奈何援中書之故事啟留中之弊端昭恩怨之所由示威福之自己所當論者五我國家倣古爲治部

院卽分職之六卿內閣卽論道之三公未聞三公可盡攬六卿之權歸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類首屏氣唯唯聽命於三公必爲請教而後行也禮部尙書于慎行號有風望於題各省主考再請教於輔臣他可知矣所當論者六三公職在論道師道之教訓今講幄經年不御是何師也傳傳之德義今外帑匱乏私藏充盈不能一爲教正是何傳也保保其身體今聖躬常年靜攝尙以多疾爲辭是何保也其兼銜必曰太子之師傅保而冊立皇元子之儀至今又復改遲臣不知其所兼者何職矣所當論者七翰林一途謂之儲相累資躋級循列卿位以覲必得遂使國家命相之大任僅爲閣臣援引之私物庸者習軟熟結納之熊黠者恣憑陵侵奪之謀外推內引璫閣表裏始進不正安望其終故自來內閣之臣一據其位遠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敢不止齒之鑒不遠而居正蹈之

居正之鑒不遠而時行又蹈之繼其後者庸碌罷駕或甚於時行  
禍隘執拗又復爲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選舉相道終未  
可言所當論者人先民詢芻蕘之言明王設誹謗之木今大臣貌  
孔而質虎跡尹而心莽懼人攻已而欲鉗天下之口不目之爲奸  
爲邪爲浮薄必詈之爲讒爲謗爲小人目前之耳目可塗身後之  
是非難罔所當論者九君臣之分等於天地今上名之曰總政已  
亦居之曰總政以其身居於寵利之極耐彈忍辱必老死於位而  
後已古所謂元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進退存亡者耶大臣旣無  
難進易退之節天下安有頑廉懦立之風舉一世之人心風俗糜  
爛於乞墦登壘之坑滔滔而莫之止是故陛下之治前數年不勝  
其操切慘刻而勢燄燦人後數年不勝其姑息委靡而賢愚共貫  
前之政自居正總之今之政自時行總而皆不自朝廷總也所當

論者十然君道莫先論相而取人亦在君身願陛下勿以國本爲  
兒戲昔孔子以九經告君而先之修身勸賢大抵讒夫女謁貨利  
之交一有惑溺則內之心志決不清明外之身體決不强固矧以  
豔處之褒姒而爲善潛之驪姬狐媚旣以蠱其心鹿臺又復移其  
志陛下之方寸臣知其不能自持者多矣抑何以貴德尊士而修  
身取人哉其論國本曰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戲如今日者亦未  
有皇言之如綸如綍乃轉展靡定反覆不一如此者匹夫無信不  
能自立矧在萬乘同幽晉獻之禍可以立覩臣竊爲陛下危之夫  
陛下所以遲遲建儲者謂欲效皇祖世宗之爲耳然皇祖中年嘗  
立莊敬爲太子封皇考爲裕王非終不立太子也矧今日事體又  
迥然不同皇貴妃寵過皇后其處心積慮無一日而不萌奪嫡之  
心無一日而不思爲援立其子之計此世宗時所無也凡子必依

於母皇元子之母壓於皇貴妃之下陛下曰長幼有序皇貴妃曰貴賤有等倘一日遂其奪嫡之心不審陛下何以處此此世宗時所無也景王就封止皇考一人在京今則章服不別名分不正弟既憑母之寵而朝夕近倖母又覬子之立而日夜樹功此世宗時所無也傳聞陛下先曾失言於皇貴妃皇貴妃執此爲信及今不斷盤惑日深一日剛斷日餒一日事體日難一日此世宗時所無也前者有旨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非陛下預設機穽以禦天下言者乎使屆期無一人言及則佯爲不知以冀其遲延有一人言及則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改遲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則又曰此又來激擾我也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庶幾依違遷就以全其衽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爲陛下之禦人至巧而爲謀則甚拙也此等

機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婦願欲以欺天下萬世耶疏入畱中時廷臣相繼爭國本惟一本言最懇直帝言之無何杖給事中孟養浩中旨以養浩所逞之詞根託一本造言誣君搖亂大典遂斥爲民屢被薦卒不用一本初宦江西與王時槐善及罷歸潛心六經濂洛諸書尤研精易學著述滿家與顧憲成輩分主東林講席學者稱啟新先生里居二十五年預尅卒日賦詩誌之如期而逝天啟初贈太僕寺少卿

### 墓表

姚希孟

錢公之物也有寄寓邇客自誌業已納壙中吉水鄒先生復系之銘矣是時顯皇帝在位諸逐臣槩不錄畱爲聖子神孫紹庭首事公遂以舊御史終天啟二年用鄒先生及諸公言凡以國本譴逐者存則不次擢用物者優數階於是先生得晉太僕寺少卿予祭



一壇先生之子春亦嘗以御史昌言抵權貴出參外藩近得召用亦太僕寺少卿旌忠褒直哀死榮生一門兩世載錫之光而前後閎巧相符又一奇也太僕公念主恩重不可不揭之以資隧道屬我史臣書其事夫公之可書者無如國本一疏謂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爲戲如綸如綽乃展轉靡定如此者一人言及卽曰此激擾也改遲一年屆期而又有二人言及又曰此激擾也復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庶得委曲遷延以全其昵愛之私語揣摩多中且齒及椒掖上嫌之姑寢弗報踰四月杖孟給事養浩以公疏與給事疏同指并褫公官爲編氓則公去國之由也若其遇事憤激侃侃發抒惡持斧之使包廝恣入谿壑罔厯無以風厲下僚而反教之貪負陛下任使則有糾舉江西按臣祝大舟疏惡秉國成者實有總攬之權逞逞駕明旨以箝衆口使嘉言路塞

直臣道消科名私及子弟餽謁遍滿長安則有敬陳論相大義一  
疏念邊陲孔棘動需千城而使過之典明王所不廢則有請釋李  
材疏河西敗衄樞管之臣茫無成算而徒與言官爭是非則有參  
兵部侍郎許守謙疏墨令狼籍載道司府大吏容隱爲奸則有訪  
問貪官疏其他疏不勝舉至崇祀一疏所推擇爲文毅文恭兩羅  
公布衣陳眞晟學正曹端尊獎明儒紹明理學公所托寄在是矣  
自蒙謚歸葺毘陵先賢祠卽其旁構經正堂與遠近賢士大夫考  
德問業其中是時椒蘭臭味過從靡間者在同邑則今大宗伯孫  
公贈尙寶丞薛公在錫山則贈太常少卿贈尙寶丞兩顧公今少  
司寇高公前光祿少卿劉公贈光祿少卿安公在金沙則贈光祿  
少卿于公在雲陽則贈太常少卿姜公講席雲蒸擬於河汾鵲湖  
之盛而公與顧奉常實爲尸盟奉常之學大公獨高奉常救世之

衷苦公持世嚴定陵末年謠詠競起羣鋒衆簇攢集於東林公出而與諸君子萃處於講堂之上辭氣嶄如也於行藏誹譽之關廓如也讀書研理愈邃而著述亦愈積龜鼃類也取其龜勉亡息之義則有龜記尋洙泗之脈以瀹其流而堤其泛潰則有源滙編睠顧宗國觸事痛心竊取考亭之法備神廟一朝信史則有邸抄其於易自田何而下亡所不披晰而澄心冥契所得於靜悟爲多則有像象管見有象抄有範衍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知者邵堯夫總明蓋世然得李之才秘授而後能窮其奧如公無師之智不傳之習究其所得略與堯夫等其寄窩逋客自誌亦髣髴安樂窩遺韻焉堯夫之將圻也先語君實吾欲觀化一巡又題一詩有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之句公先期營窀穸刻期八月竣事又以掘地得錢兆在庚戌遂賦詩曰庚戌年遙月易逢今年九

月便相衝又曰月朔初逢庚戌令夫行應不再次且至月圓後成  
行亦預曉臧獲無爽昔人謂邵子觀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達乎  
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繼之者其公乎然邵子生平  
不立朝惟以巢由外臣爲康濟自身之計視公則異地矣公通籍  
神宗之世始而妬繼而蹇程伯淳朱仲晦之遭遇公互有之伯淳  
爲監察御史裏行惟積誠感悟不欲掇拾短長其所值爲王介甫  
猶可以道理規諷然未嘗不面折之仲晦在外則鞫治大吏在內  
則力詆時相夫豈得已公所遇固非韓平原而唐仲友王淮之徒  
不乏也卽伯淳處此能養其鋒稜不試哉自公歸田後朝事屢變  
而黨人之禁愈烈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其禍擬於南宋惟公  
能以天山之遯自免而同志諸君受齟齬者十八九矣英明嗣服  
萬類維新跼伏者進竄謫者庸幸國脉醇厚同心僂力可以望太

平猶異於宋之嘉定使公在當筵得利見之爰爲羣龍先路而今已矣公嘗言天下事一人爲不若衆人爲夫與公共爲天下事者孰如公之子今太僕公行出而大用於世公之靈尙式憑哉公生平好獎與後進某以壬子冬侍公於經正堂負牆終日受誨孔多卽不敢言堯夫之於歐陽斐然其不見棄於有道久矣故標其大節垂於麗牲之石使世之君子過而式焉公諱一本字國瑞別號啟新先生常州武進人登萬厯癸未進士始爲廬陵令著循吏聲今猶俎豆學宮比桐鄉之朱邑云

安我素先生傳

明史稿

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遷禮部主事乞便養母改南京吏部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龍以趙用賢去國疏爭之與鄭材楊應宿相訐攀龍謫揭揚典史御史吳弘濟復爭亦被黜希范上疏曰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於位敢言之士削跡於朝趙南星孟化鯉爲選郎秉公持正乃次第屏黜趙用言節槩震天下止以吳鎮豎子一疏而歸使應宿材得窺意指交章攻擊至如孫繼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並朝廷儀表繼世達先後去國禎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閣臣媚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諍友至如應宿辨疏塗面喪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議未嘗不是攀龍非應宿及牽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謫攀龍

反竄炎荒輔臣誤國不忠無甚於此乃動輒自文諉之宸斷坐視  
君父過舉弼違補衮之謂何苟俟降斥之後陽爲申救以愚天下  
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肝矣吳弘濟辨別君子小人較若蒼素  
乃與攀龍相繼得罪臣之所惜不爲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  
進誰爲受其禍者乞陛下立斥應宿材爲小人媚竈之戒復攀龍  
弘濟官以獎忠良并嚴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視正人則  
相業光而聖德亦光矣時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方  
以劾錫爵被遣希范疏入帝怒斥爲民希范恬靜簡易與東林諸  
學之會熹宗嗣位將起官先卒贈光祿少卿

葉聞適先生傳

明史稿

葉茂才字參之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刑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榷稅蕪湖課登輒縱民舟去旣而課羨請以餉邊卒不取一錢就改吏部進郎中三遷南京大理丞復引疾四十年起南京太僕少卿時朝土方植黨爭權祭酒湯賓尹修撰韓敬旣敗其黨猶力庇之御史湯世濟者敬邑人也疏陳時政陰詆發敬奸弊者茂才馳疏駁之其黨給事中官應震輩遂連疏力爭茂才更具揭發其隱因移疾乞休世濟益惠借同官金汝諧牟志夔攻之不巳茂才再疏折之竟自引去當是時黨人悉踞言路凡他曹有言必合力逐之茂才旣去黨人益專無復操異議者天啟初召爲太僕少卿改太常皆不赴四年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明年抵官甫三月以時政日非謝病歸友人高攀龍被逮赴水死使者將還其子



茂才力救免之未幾卒茂才恬淡寡嗜好通籍四十年家食強半  
始同邑顧憲成允成安希范劉元珍及攀龍並建言去國直聲震  
一時茂才祇以醇德稱及官太僕清流盡斥邪議益焚遂奮身與  
抗人由是服其勇時稱東林八君子憲成允成攀龍希范元珍武  
進錢一本薛敷教及茂才也

行狀

鄒期相

嗚呼傷哉吾師之亡也而吾邑典型摧殘極矣師之友爲端文顧  
先生忠憲高先生暨昆陵玄臺薛先生肩弘任鉅終始相成昆陵  
物偕端文忠憲肩之端文物偕忠憲肩之忠憲以不辱身殉吾師  
獨肩之清風正氣皎然孤行於天壤間岱宗峙而羣峯仰溟渤王  
而百谷趨吾黨倚焉一邑倚焉海內正人君子倚焉無何今上二  
年春一疾卒矣二孤繼斌光輔謂師列三品例得恩卹光輔爲請

於朝曰臣父茂才苦節一生竭蹶以死願比李得陽例邀恩闕下  
臣母先臣父七年卒并得合葬臣卽死不恨天子哀憐其意錫之  
祭葬制下二孤泣捧以告於靈蓍日而吉將徵文於當世鉅公元  
老先期手行實暨師母華安人懿行纍纍屬期相爲之狀以期相  
兄弟受業門生也固辭不獲謹按實而狀之吾師姓葉諱茂才字  
參之號玄室晚更閒適世稱閒適先生葉之先自無名公由吳江  
同里遷石幢三世爲樂善公樂善生芮芮生模模生敕封南京吏  
部郎中蓉溪公聯代有隱德具世德傳蓉溪公配許安人生二子  
師其長也次茂德號玄宇師生丰骨迥異稍長授讀靡弗倒帙誦  
封翁奇愛之過庭授一詩一掛羊裘便有心虛名傳說到於今當  
初若著蓑衣去烟水茫茫何處尋嘲之也師跪而受教又一日授  
嚴先生祠堂記反覆解諭美之也師復跪而受教迨甲辰奉使過

七里灘咏過庭曾記說嚴灘此日頽波孰障瀾知師學淵源遠矣  
師爲文晨起搦管稿完纔脫手曰吾以求放心也未幾補邑諸生  
尋食廩餼教授來學絡繹於錫山毘陵維陽新安每以卒歲爲期  
門下士鬱然起爾時仲兄期楨從之游沐浴最深迨違母安人艱  
哭不起及見封翁掩淚強爲解頤間從館歸必朝夕封翁臥起不  
離左右戊子尋舉於鄉墨論刊程膾炙人口得報不謁客不設筵  
不赴衆宴束身靜氣專意計偕己丑聯捷洗盡世俗奔趨態曰吾  
固守吾貧也於主司無所贊初異之久之服師痛母安人不獲見  
也封翁會逢花甲千里而不及上壽也曰天平肯容小臣茂才緩  
臨軒一對乎玄臺先生曰吾輩必非戀一官者廷試畢亟圖之師  
唯唯臚傳二甲授刑部甫三月改南工部迎養師初按部於堂翁  
亦無所費堂翁異之乃令一日署六篆兵刑錢穀悉令究心師曰

是其試我乃成我也寅而出酉而入政事煩瑣從容應之恬不爲難亦久之服未幾典稅蕪關竣壬辰改南吏部封蓉溪公如其官母贈安人迎養封翁如初封翁曰吾故有戀鄉癖安能拘拘官署爲師爲體其意乞請還里傲居於廬封翁曰吾故有厭城癖安能碌碌塵市爲師爲體其意因不復強甲午邁封翁艱而師痛可知也曰天平安得有吾親呼而詔告我者乎死而復甦者再嗣後孺慕終身遇忌日一稟古禮時物不薦不忍御也讀禮餘間館穀餉口儼如貧生其在秦彥熙氏期相始獲從之游沐浴名教不減仲兄且盡悉師權蕪狀師蒞關介然無所犯左右跪請曰關政例有費某字號備某項公費某字號備某項私費師介然如故左右跪請再四師厲聲曰不要說你們卽左右列金剛擡我不動矣關政一清去關可廿里有雙港往設界防漏稅師力創之馴僮無所容

其奸迨國賦完端坐放關不取分文放船時惟聞大聲號呼祝頌而去任滿爲立石建祠尸祝至今猶餘額外金疏奏餉邊仍具請往苦旱商旅不通今通而得羨非臣願也矢不敢爲例上嘉悅之白金松布旌其廉比歸惟圖書數卷劇盜且排戶入止見此數卷者搖手戒勿徇爲太息而去嗟乎師之節至令宵人見信乎語具玄臺先生所撰封翁志中戊戌陞本部郎中歷轉南銓始終不徇一毫情面人亦無敢干以私已而請告己亥補禮部郎中仍請如故辛丑補尙寶司司丞丙午陞本寺少卿戊申陞南京大理寺寺丞屢荷國恩請告如初嘗言吾上半生受貧之益下半生受多病之益惟貧故知節儉惟病故知養杜門卻掃不屑屑于貴游干施至止鮮得接其顏面而亦不輕投片紙隻字壬子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搜剔利弊馬政爲肅從來未有適觸唐御史建議護奸具國

事宜參公論一疏所爲捏造浮詞者發摘四明崑宣以忠於皇上者也欲籍人之口絕不言四明崑宣而後爲不立門戶不起風波儻然立於四虛之大道一言齒及則爲大貪大惡之小人矣噫何其敢於扶小人而抑君子護奸雄而禍天下若斯之烈也疏上不報已而具早賜褫斥以釋羣疑一疏牟金二御史相繼論職疑職有所主使然者不知職素無依傍門戶之交也昔日論四明崑宣者保無奸人竄入畢竟奸者少而忠者多後來被論之臣寧保其不借一節以概生平畢竟借者少而真者多疏上仍不報與過道長書去就語默士人立身之大節是非邪正世道理亂之大機大節者人所自立無待於外求大機者天下共公之事非與天下人共相印證恐一隅之見未合大方又曰盜木占厰之事百十年而一見科場之事三年而再見後來者見破甑可修履虎無恙人人

微倖歲歲生心其弊實可勝言哉不獨此也發盜木占厰者現在  
臺省其主持有人發科場之弊者強半去位其主持無人有人則  
三尺可以必行無人則上下易以蒙蔽書聞朝野傳誦已而作旁  
器說官臺諫者自爲天子耳目臣他曹出位建白卽目之爲旁器  
不知天下事非一家私議何正何旁期於至當而止已又作止器  
說有患說而止有避咎而止有孤立無援卒遇暴客而退縮以止  
止則止矣非止之善也定水不波太虛無翳蟬噪逾靜鳥鳴更幽  
何器之有識者避之目擊年例考選上鄭太宰末議年例兩衙門  
劣處也必其人素行未孚昭於人之耳目者乃可以服人心也今  
有人焉議論正直素無顯過而忽遭外轉能令人信乎考選一事  
尤言路大關鍵也得其人則拔茅連茹數世受正人之利不得其  
人則引類呼朋數世受匪人之害甚不可輕於去取也今有人焉

律身廉介政體公平而臺省不與能令人信乎去一真品則真者畢懼雷一偽品則偽者畢進真者畢懼久亦化而爲偽矣偽者畢進究且無一真品矣尙何以年例考選爲太宰下其議著爲令羣請告歸癸丑錢啟新先生講易東林點朱吟互相酬和期相問易道陰陽詩道性情一乎二乎師曰一也陰陽理而草木蕃無言之詩也性情調而位育臻無體之易也蛙聲蟬噪豈曰能詩數墨尋行未爲善易吾弗取也已而述張子云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蓋性一太極極本無極謂之無則太極也謂之有則無極也有無俱泯爲物不貳不可析而分也分則多歧一則其貫惟不言有無是名知性期相爲謹受教已而感經筵久曠有還宣侍講王昭素執易蠅頭取象拈之句時言者以門戶二字齒及東林有三黨存亡宗社計片言曲直咎休占之句戊午值花甲爲詠前



途知已窄晚節莫教疎又曰嘉種時溫養微瑕懼放過又曰披沙  
須識寶揮劍定降魔幾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情見乎詞矣光廟  
登極喜懼交迫堪勒詩史熹廟壬戌起太僕少卿癸亥轉太常寺  
卿恭遇先帝覃恩可朝請夕下師見璫勢漸盛拂衣東還甲子陞  
南京工部侍郎乃謂其弟玄宇公曰一官非吾願也但南曹冷局  
祖父母未邀一命中實怍怍姑且一往已見權璫亂政極矣恨不  
及請上方時與同志鰓鰓憂形於色疏請休致拂衣如初曰從此  
不入春明夢矣所居陋巷門不得容軌室不能布席布衣蔬食淡  
淡穆穆升其堂無世俗輝煌扁額止標三世無訟四字以戒子姪  
薄田百畝聊供饘粥晏如也三案事發辨論不已師跋忠憲先生  
三案書後事有三尺童子曉然明白而聰明特達之士反眩瞶而  
不得自決必待日久而後論定者何也心無偏主雖愚必明心有

係累雖智必愚其勢然也神廟晚年有張差入官之事升遐後有稱遺詔立貴妃之事光廟不豫有崔文昇李可灼進藥之事及光廟晏駕今上登極之前有傳顧命立選侍爲妃之事張差一案劉廷元以爲風癲科臣何士晉部臣王之案陸大受等以爲別有主謀而神廟聖斷以張差付法司以兩內侍付司禮俱置極刑而內外帖然矣然士晉卒不免外補之案禁錮大受被察而廷元獨無恙也進藥一案舊輔方從哲賞之舉朝爭之最後孫宗伯發憤極言而可灼遣戍文昇尙漏網也立后立妃之案禮臣孫如游執奏于前科臣楊漣臺臣左光斗等力主移宮於後皆侃侃直言與王陵汲黯爭烈而當時依違其間徘徊顧望者則從哲與諸大臣也此三案者或見於聖諭或見於章奏在朝在野無一人不耳而目之者而安所容其諱哉秉史筆者只據事直書之足矣可以人情

二字抹殺天下萬世之公論也哉當日滿廷幾成聚訟不若吾師  
片言足千古也矯旨拆毀東林過廢院有感詩曰世法遞興還遞  
滅乾坤不毀只吾心又曰惟有靈臺須保護片時傾圮卽成愆迨  
忠憲先生以不辱身殉而官旂至欲洗其家師旣呼天平胡至此  
極也又重懼破巢之取卵也匍匐昆陵澄江得道府力護而師乃  
稍釋也曰吾身名違恤令罪不及其孥足矣跋忠憲先生遺表屈  
平之節先生之所優也先生之學之養非屈平之所望也太息伊  
人悲歌當哭龜山道脉今誰續痛哭同心淚眼枯至狀忠憲先生  
萬語千言言言肝膈非師能道隻字乎今上登極日月重新諸奸  
竄伏追念耆碩正需大用而吾師何以摧折也哲人云亡典型頓  
失泰山頽而梁木壞寧第期相區區之痛也哉嘗自題小像人生  
宇宙間第以形論動植之物均耳惟有超乎形者在乃能參三靈

萬不死不生與造物相終始豫置生壙有云人生看破無壽夭彭  
殤殤子同歸老又曰方寸虛明淨如掃胸中一點無煩惱偶哭一  
同志曰人生有正氣有客氣客氣今安在哉惟有正氣浩然於天  
地間嗚呼足以占師生平矣哭師者曰薦賢公牘公所倡也公死  
疇爲齒牙我而噬拂我者同善廣濟公所亟也公死疇爲衣被我  
而骨肉我者誦師者曰昂昂若干里駒同君子羣而高立其轍冥  
冥若天外羽遑小人射而不攖其鋒則又有誦之者曰辨二案於  
簡端鑿鑿董狐直筆疏兩義於當事琅琅山甫名篇吾兄期楨贊  
之曰萬金一麾矢志已定歷四十年冰清玉瑩履幾踐斗蕭然寒  
峻二泉讓列九龍讓峻同志傳述均以爲確論跡師居恒定志於  
恬澹得力於學問交修互砥於三益端文忠憲立臺三先生其表  
表者他如欽新先生偕名孝廉許靜餘先生均白首一日師不狗

夏有書隱記 卷之八  
友友不徇師每握手輒辨折爭論如上殿狀未幾不失和氣又未  
幾爭執如初微宵旦不休無欲而剛道氣可寶恥不與黨似皇甫  
規私慚人亡似郭林宗而絕跡梁碭似申屠蟠至端容整襟危坐  
終日似明道又似晦翁期相不敏無能領略萬分一追念音容惻  
恍係之矣所著有八貞女傳旁蠹錄三案書後葉氏宗譜見聞摘  
錄興至吟皆關係世道人心藏於家二孤將奉旨大葬吾師議別  
營宅兆而以師有自營生壙不忍離兩大人左右師素志也二孤  
不敢違先志遂葬師於封翁之昭而安人合焉

陳筠塘先生傳

明史稿

陳幼學字志行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確山知縣政務惠民積粟萬二千石以備荒墾萊田八百餘頃給貧民牛五百餘頭墾黃河退地百三十餘頃以賦民里婦不能紡者授紡車八百餘輛置屋千二百餘間分處貧民建公廨八十間以居六曹吏俾食宿其中節公費六百餘兩代正賦之無徵者栽桑榆諸樹三萬八千餘株開河渠百九十八道布政使劉渾成弟煉成助妾殺妻治如律行太僕卿陳耀文家人犯法立捕治之汝寧知府丘度慮幼學得禍言於撫按調繁中牟秋成時飛蝗蔽天幼學捕蝗得千三百餘石乃不爲災縣故土城卑且圯給飢民粟俾修築工成民不知役縣南荒地多茂草根深難墾令民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未幾草盡得沃田數百頃悉以畀民有大澤積水占膏腴地二十餘里幼

學疏爲河者五十七爲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獲利  
大莊諸里多水爲築堤十三道障之給貧民牛種貧婦紡具俱倍  
於確山越五年政績茂著以不通權貴當考察拾遺掌道御史擬  
斥之其子爭曰兒自中州來咸言中牟治行無雙今予殿何也乃  
已稍遷刑部主事  
中官採御園果者怒殺園夫母棄其屍河中幼  
學具奏建置之法嘉興人袁黃妄批削四書書經集註名曰刪正  
刊行於時幼學駁正其書抗疏論列疏雖留中鑰板盡毀以員外  
郎恤刑畿輔出矜疑二百餘人進郎中遷湖州知府甫至卽撲殺  
豪惡奴有施敏者士族子楊陞者人奴也橫於郡中幼學將施敏  
置諸獄敏賂貴人囑巡撫巡撫檄取親鞫幼學執不發檄愈亟幼  
學立杖殺之敏獄詞連故尙書潘季馴子廷圭竄入都遇人輒罵  
幼學幼學言之御史疏劾之遂下獄他奸豪復論殺數十輩獨楊

陞畏禍歛跡置之已念已去陞必復逞遂捕置之死郡中謠曰公  
來如砲施敏薤窖公去如雷楊陞飛灰幼學疾惡嚴其於細民務  
安全之諸孝子節婦善人無所不旌揚一郡大治霖雨連月禾穗  
死幼學大舉荒政活飢民三十四萬有奇御史將薦之徵其治行  
推官閻世科列上三十六事御史以聞詔加按察副使仍事郡事  
久之以副使督九江兵備幼學年已七十其母尙在遂以終養歸  
母卒不復出天啟三年起南京光祿少卿改太常少卿俱不赴明  
年卒年八十四矣中牟湖州並祠祀之



薛以身先生傳

明史稿

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祖應旂字仲常嘉靖十四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屢遷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大學士嚴嵩以給事中王學箕劾之令尙書丞諸傑貽書應旂令黜畢應旂反黜傑嵩大怒應旂又黜常州知府符驗嵩令御史桂榮劾應旂挾私黜郡守謫建昌通判歷浙江提學副使應旂雅工場屋文字與王鏊唐順之瞿景淳齊名天下稱王唐瞿薛其閩文所品題百不失一以大計罷歸顧憲成兄弟方少從之學敷教遂與善用風節相期許及舉萬曆十七年進士與高攀龍同出趙南星門益以名教自任會南京御史王藩臣疏劾巡撫周繼不具揭都察院爲其長耿定向所劾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請申飭憲規藩臣坐停俸敷教上言時來壅遏言路代人狼噬而二三輔臣曲學險詖又故繩庶案以崇九列塞

主上聰明宜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風憲疏上大學士  
申時行等疏言故事御史建自北京卽日投揭臺長南京則以三  
日藩臣廢故事薄罰未爲過必如敷教言將盡抑大臣而後可耶  
副都御史詹仰庇劾敷教煽惑人心淆亂國是詔敷教歸省過三  
年以教職用大學士許國以敷教其門生而疏語侵己尤憤自請  
罷斥因言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躋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  
爲捷徑此風旣成莫可救止方今京師訛言東南赤旱臣未爲憂  
而獨憂此區區者彼止一時之災此則世道之慮也時來亦乞休  
力詆敷教及主事饒伸帝慰留國時來都給事中陳與郊復上疏  
極詆建言諸臣帝亦不問二十年夏起敷教鳳翔教授旋還國子  
助教明年力爭三王並封又上書王錫爵言中官有出而始重則  
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錫爵無以難

尋以救南星謫光州學正省母歸遂不復出敷教親身嚴苦垢衣  
糲食終身未嘗受人饋家居二十年力持清議鄉人欲爲非憚不  
敢發大吏有舉動多用敷教言而止後與憲成兄弟及攀龍輩請  
學卒贈尚寶司丞

墓誌銘

高攀龍

嗚呼余何忍銘以身耶以身與余同舉進士同出高邑趙儕鶴先  
生門兩人相見相笑以爲相遇晚自是無日不相過從交相勵勉  
以身古心古貌所據皆古人準則其識甚敏而本真應物又令人  
樂而親之是年余以憂歸以身以言事歸兩家相距不五十里旬  
日不見輒相念而以身造余爲多一蒼頭挾一被一笈至於家不  
以以身爲客蔬食菜羹研經訂史未嘗不窮日落月有過相規凡  
以身言余有疑其偏者已竟服其義蓋余受以身規恒十之九以

身受余規恒十之一有事相辯凡余言以身至拂然去已復歡然  
來蓋以身爲余容者恒十之一余爲以身容者恒十之九如是二  
十四年如一日也嗚呼已矣以身不可作矣余忍爲之銘耶以身  
病余過之自論學憂時外無雜言將瞑命其孤以墓石屬余嗚呼  
余又何忍不爲以身銘耶以身大父學憲公諱應旂世稱方山先  
生生景尼公諱近魯性至孝居方山先生憂而卒遺命敍用袁經  
配劉太孺人生子三以身其仲也諱敷教號玄臺字以身娠時有  
青雀入懷之祥生而絕類少不好弄五歲卽善屬對十五補諸生  
海忠介公撫南都見而亟賞曰生寧獨文人必忠義士當是時以  
身慨然以天下自任每從方山先生閱邸報有不平目眦欲裂先  
生從旁睨之心獨喜會顧叔時季時兩先生問業先生呼以身謂  
曰此東南珍物若與締兄弟交已復手一編示曰洙泗以下姚江

而上盡是矣於是以身復以道自任戊子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會南御史王公藩臣上疏不白憲長都御史吳悟齋耿楚侗交參之以身曰是欲爲執政箝天下也上疏爭之略曰臣無言責性惡權奸頃見左都御史吳時來欲申飭南臺憲規其言專爲定向而發竊以爲違臣箝口近臣煽威摘祖宗之片詞營狐兔之私窟必欲創一警百譬爲腹心吁亦狡矣掌院者陛下之掌院言官者亦陛下之言官事可風聞聽斯無壅就使藩臣論列果非定向不宜阻遏節節開白動成掣肘嗣今設有彈劾長官者誰與通之隱機先露則危其身讜議復停則負其志事當密而不密禍且移之國家時來安得視僚友爲重而視陛下爲輕耶如海瑞先朝憲直也房寶醜詆尙自包容定向何人敢妨言路爲時來者不惟不能參駁反爾朋連無論愧古名臣卽回思抗論嚴嵩一疏有視面已大抵

少年厲志多思豎立垂老頽頽輒喪生平見人覆轍怒髮裂眦戀已浮榮脇肩攘臂何則道心難固勢利易迷習尙使然也卽二三輔臣陽託飲醇陰圖登壘邇又故峻諸司共繩庶采九列之體貌尊而九重之聰明塞矣嗚呼害可勝道哉伏乞亟下明詔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首憲疏奏當路大憲座師潁陽許公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以身奉旨歸明年庚寅蔣孺人卒辛卯授經王隆觀壬辰秋起鳳翔府教授尋遷國子監助教癸巳入都有並封三王子詔以身具疏力諍復貽婁江公書有曰中宮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並封事寢大計難作時考功郎爲儕鶴趙先生盡黜當路私人內閣張洪陽位與婁江公合謀借劉黃門道隆論拾遺事奪其官士論大譁以身與于公孔兼陳公泰來賈公巖顧公允成張公納陛各具疏謂

南星考察京朝官先黜其妯親都給事王三餘又黜本部尙書孫  
鑪甥本部司官呂亂昌而後舉執政所陰庇之臺省表裏爲奸邪  
者盡黜之命下之日舉朝震肅咸謂二百年未見而一旦奪南星  
官謝諸黜者何以令天下於是閣臣益怒盡奪六君子官而以  
身得光州學正以身與光州士砥德勵業不啻父兄於子弟諸生有  
以口語得罪府椽椽誣生殺人罪郡守以椽故成其獄以身廉得  
情白之守守不可以身持之堅竟得白光人負沈寃者胥之以身  
以身多全活之光人謂以身寧獨師保我實父母我也庚子歸省  
劉太孺人遂不復之光州癸卯太孺人卒以身執喪不飲酒食肉  
服闋遂不食肉甲辰顧涇陽先生修復東林書院萃同志講學以  
身喜曰此吾歸宿地矣自是恒居東林所與知交必勸之講學曰  
天生英雋決不欲其斤斤結褻自家閨闔檢押祇賢落魄爾日腳

跟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間正人鬼分胎處曰道德功名文章  
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汙終歸一  
節但世風靡矣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託大道無名以濟  
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平生所持如此故筮仕以來未嘗受人  
一餽垢衣糲食以沒其身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留作後人箴又  
曰古人持晚節休作等閒看余猶憶始交以身時餽之食則稍嘗  
而謝曰不可以此滑吾手及病余餽藥餌復稍嘗而謝曰行就木  
矣不敢忘當年矢志以身於忠孝廉節之死不二其天性也性復  
至慈蠕動之物不忍傷害於人油油然雖至俗客不憎惡獨惡傷  
害人者尤惡傷害善人者耳目所及盜賊兇人必使不得虐民後  
已嘗見一人毀葉參之以身從稠人中憤然起余力挽之不得自  
後其人所在以身必避匿終身不與見至解人之厄揚人之善常



若不及拈筆成詩文率本於情止於禮義嘗作真正銘曰學尙乎  
眞眞則可久學尙乎正正則可守眞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眞  
終非已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裋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劇要  
於白首鄉里謗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滋疚毋謂瑣瑣細行  
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稟受精神有餘窮玄極趣智識寡昧秉拙省  
咎殊途同歸勞逸難扭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尙徉五柳  
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眞必正夙所自剖寄  
語同心各慎厥後以身年五十九而卒自同好至鄉閭婦豎無不  
思而痛之嗚呼此可觀以身之眞正矣所著詩文諸集藏於家銘  
曰飄乎自樂耶幾春服舞雩之點懷乎自持耶則蓬門委巷之思  
渾渾乎同羣耶幾油油與偕之惠子子乎獨往耶則望望去之之  
夷夫固不敢謂其卽點也思也惠也夷也夫安得謂其非狂也狷

也清也和也猗歟斯大蕩滌污世砥柱流俗是之謂忠信廉潔爲  
聖人所思世人所師

劉本孺先生傳

明史稿

劉元珍字伯先無錫人萬歷二十三年進士初授南京禮部主事進郎中親老歸養起南京職方釐汰老弱營軍歲省銀二萬有奇三十三年京察吏部侍郎楊時喬都御史溫純盡黜政府私人錢夢皋等大學士沈一貫密爲地詔給事御史被黜者皆畱且不下察疏元珍方服闋需次抗疏言一貫自秉政以來比暱儉人叢聚奸慝假至尊之權以售私竊朝廷之恩以市德使夫守法者不聊席與者無忌二百年鉅典一旦決裂而陛下顧獨任其咎罔上不忠孰大於是近見夢皋有疏每以黨加人從古小人未有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者所關治亂安危之機非細故也疏奏畱中一貫亟自辨乞明示獨斷之意以釋羣疑夢皋亦詆元珍爲溫純鷹犬疏皆不報未幾勅諭廷臣以畱用言官之故貶元珍一秩調邊

方一貫佯救給事御史侯慶遠葉永盛等亦爭之不從時員外郎  
賀燦然南京御史朱吾弼相繼論察典而主事龐時雍則直攻一  
貫欺罔者十誤國者十且曰一貫之富貴曰崇陛下之社稷曰壤  
問國之亂胡朝之疵政則曰上爲政我不知也不則曰吾謀不用  
也曰吾逆知其無補不若從容以圖之也同妾婦之順從效閹寺  
之曲謹眞孔子所謂鄙夫孟子所稱民賊頃南郊雷震正當一貫  
奏請頒行勅諭之時意者天厭其奸以警悟陛下俾早除讒慝乎  
帝得疏怒命并元珍燦然貶三秩調極邊頃之慶遠及御史李栢  
等申救帝益怒奪其俸謫元珍等極邊雜職俄御史周家棟指陳  
時政語過激帝遷怒元珍等皆除其名然察疏亦下諸被畱者皆  
自免去光宗卽位起元珍光祿少卿時遼播旣沒故贊畫主事劉  
國縉入南四衛以招撫軍民爲名投牒督餉侍郎合發舟南濟議

者欲推爲東路巡撫元珍上疏言國縉乃李成梁義兒成梁素封  
國縉爲營免遂基弱本楊鶴李如柏喪師國縉甫爲贊畫即奏  
保二人欲坐杜松以違制創議用邊人冒官帑二十萬金募土兵  
三萬曾不得一卒之用被劾解官乃忽擁數萬家欲問道登萊竄  
處內地萬一敵中間謀闖入其間何以備之疏下兵部巡撫議遂  
寢未幾元珍卒官初元珍罷歸以講學爲事又與錢一本爲同善  
會表節義卹鯨寡行義重於時

按萬曆乙巳先生抗疏論四明相庇其私人錢夢皋遂除籍  
歸會顯淫陽先生倡復東林書院先生實有實策諸舍與同  
志討論廉潔之潔精求性命之與氣而隱隱遂屬志于先生  
甲寅先生志成景遠先生爲之序其所以志而先生自序復  
大開一時明善同人之自厥功偉矣東林自壬子矣出而後  
弊始紛起先生學問此吾輩一大憾緒不知是真者不成其  
真者不底其廣東林不底其東林蓋先生居嘗以子路自  
任故衛道盡力先生致而高景遠先生爲文以祭之有云兄  
氣剛氣兄資明廣起我柔靡開我愚蔽小大之務每就兄正  
而不自見以兄爲鏡兄不我拒無辭不吐兄可余否亦不爲

件東林之學廢人私邪人思新伐絕其萌芽兄益歸隱引爲  
已肩莊言正色四座驟然兄力甚強倚兄無繼吾道何邪兄  
乃先亡有帶麓而豈止情悲睡茲顏風孰其緒之余有兄心  
無兄之勇夫兄左右益成壅塞兄神于秋梓梓周遊庶其相  
余無爲兄羞而此外如丁長孫亦有云吁嗟東林橫羅世相  
兄賈後勁而氣獨往夏樹芳亦云時有涇陽倡道東林左提  
右孝公則同心如握天杓以揭斗英兩趙三吳賢士響臻實  
心爲道豈曰逃名皆實錄也惜先生原志以未授梓茲令後  
之學者無從得見獻讀列傳至先生不勝大輅推轂之感云

墓誌銘

高季龍

天之爲國家生才也有一時之事必有一人當之蓋不常之事非  
常人所任必生挺特奇拔之士一舉而振天下之聾瞽夫然後常  
人之心不爲憮人所奪天下之一亂者可一治則吾本孺劉公者  
是也當萬厯甲辰乙巳間四明相當國忝沈歸德相又以假王事  
校江夏郭宗伯其徒乃爲妖書中之引編批根思一網具已者會  
大計諸奸多屬考功法相壘惑上謂計與不公盡復言官之黜責

留察疏不下人心憤甚莫敢先發公乃抗疏略曰朝廷磨礪一世伸正紂邪以端揆大臣無樹私交無作好惡無朦上而藉下彰善瘴惡佐天子持衡焉不愆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輔沈一貫者又有頑鈍無恥如刑科給事中錢夢皋者夢皋爲人臣無暇毛舉癥索跡其推年例而妄奏求容掛察典而秉機建議壟斷如市士林不齒迨至兩蒙留用因盡惑聖衷猜疑部院併考察全疏亦中格矣臺省被察諸臣槩留用矣國家代守之典章屑越于一朝朝野駭聽僉謂夢皋之黨陰謀叵測將異日種種僥倖之門從此開也甚堪慮也夫使夢皋羞惡未滅亦宜驚彈射而斂跡胡乃恣起風波動駕言於楚事含沙反射蔓衍何極僉謂夢皋之黨機鋒叵測將異日種種傾危之隙從此開也甚可畏也夫使正府無私人則奸慝寧壅於上聞邪謀亦安能下逞乃一貫實爲戎首秉政以

來不聞輔佐皇上救生靈于塗炭者何事起忠良於擯扼者何人  
年來比昵憮人乖謬尤甚卽如考察一事皇上豈有愛於夢臯而  
故暱之豈有私於臺省諸臣而獨寬之蓋由一貫曲庇私人內則  
假公以贖上外則挾威以箝下旣借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皇  
上之德以固其交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與者高張無忌將來誰  
肯爲皇上觸權要持國是乎一貫之敢於欺罔如此所關治亂安  
危之窳會良非細故幸皇上自爲社稷計疏奏神祖玩之不已意  
不忤也下公卿議四明及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庭杖公議不可息  
會雷震郊壇竿木上懼反杖旨繼公疏者兵部郎龐公時雍有旨  
皆削籍南臺省陳公嘉訓孫公居相相繼極論四明乃罷去當是  
時公直聲震天下公歸十六年庚申神祖遺詔徵言事廢棄者起  
光祿少卿辛酉三月至京是時遼瀋陷沒舊贊畫劉國縉以招撫



南四衛官民爲名擁數萬衆入內投揭督餉侍郎令發天津登萊  
船南濟公上疏極論國帑誤國上曰所奏關切機宜下部議覆部  
畏國帑之黨不覆也而兵垣請擢國帑爲東路巡撫者則格不行  
公素強無病京邸忽病不起矣公名元珍字伯先本孺其別號也  
歲庚子公爲南職方有垣長握六篆操諸司權莫敢與抗者公每  
事必理折之垣長曰此郎君不可與爭鋒輒唯唯聽命公益核軍  
需之假冒黜選鋒之羸弱裁操賞之冗濫歲省金錢二萬有奇乙  
巳言事歸與顧涇陽先生講學東林自喜得歸宿地錢啟新先生  
行同善會於毘陵東林益暢其義邑中好義者百餘人應之忠孝  
節義之貧者有助解寡孤獨之賢者有助公與陳志行葉參之安  
小范及余五人主之亦有言林中人不應爲蛇足者公毅然不惑  
至今行而安之吾輩與斯人之徒漠然不相關自身痛癢不自知

可以稱人乎於是知公之所見大也公少苦貧故勤於理生而恤人之窮未嘗意倦性方嚴尤肅于閨門而體人之情未嘗不周嘗曰家衆造惡皆由放蕩必示以不可犯之法至於臨事詔之當先語之當悉勿以不言之喻不戒之孚望蚩蚩氓公十六年林泉無念不爲國杜門不與外事無念不爲民彰善鋤兇昭雪冤抑矻矻然惟力是視嘗有知交當路蘇之富民被誣陷大辟者投暮夜金公怒叱去之徐廉其事寃也密爲雪不令之知其不愧獨知如此公於世浩浩獨往余每謂公乙巳疏爲閒曹建言法夫楚宗駢戮妖書煽虐天下岌岌矣馴至考績大典羣奸亦從而奸之小臣不敢言大臣不敢言臺省不敢言公於其時晚而自視舍我其誰是所謂天下一人也自是諸賢繼起共拯天下之溺一言而開物成務建言者法也閒曹建言者法也公之功大矣天不使之長年弘

濟天下何哉公弱冠成進士卒年五十有一所著有文訣文衡依庸絮語三畏堂素業湖畔逸農遺稿藏於家公之大節表表細行卓卓總其大都曰剛曰明曰忠曰義嗚呼世豈可無斯人哉有斯人而使天下知天生人才自足備一時不測之用爲人臣而敢於欺其君者未得遂長驅無礙也于是乎銘曰太湖三萬六千頃浴日沐月天地闢上有羣山儲真精龍蜿蜒虎蹲護其脈湖山森聳若執圭湖波隱見如拱壁山環水廻自千古下爲光祿劉公宅形所託兮來寧茲神何方兮無不適有時吐氣成長虹猶能三禩奸雄魄

張弦所先生傳

高 隆

先生姓張氏初名大受改名夢時字伯可無錫人少穎異隨父大參澄齋公讀書貴州署爲文超軼不羣侍塾師坐一書樓手題云上此樓去一動一言務遵聖訓下此樓去一事一念務慊親心此其立志已不同矣年十五以縣試第一補諸生明年行冠禮老儒姚潛坤作字說以贈之益自勵繼入太學萬厯癸卯舉于鄉甲辰下第歸適涇陽先生與先忠憲公創起東林書院左右翼以精舍約六人爲築先生首任其一解囊授工與諸公切偲砥礪其中以參訂道德性命之與兼精書法暇則游戲筆硯日揮數幅爲樂真草隨意天啟壬午謁選授安吉州知州爲治大得民心劇盜葉郎生餘黨殺長興令石有恒將犯安吉先生率士一戰而寇大敗民苦解絹請上憲易爲官輸民便甚羣立生祠以報德厯遷常德府

同知山東鹽運使運同寬商恤竈國課無虧及沿海告警先生竭  
守禦之策民賴以安一時有循良之目將有殊擢竟告老歸家居  
講道東林刻有會請商語蒲榻笑拈二編每兒孫造膝必與評文  
論古或拈經書一二章令細參之次第質問移時不倦案頭惟存  
彭澤香山明道康節白沙陽明數編以當尙友臨卒客有以死生  
之故及曾孟莊周異同問者徐答曰爽然生死之故從而玩之所  
以爲莊周者流了然生死之故從而慎之所以爲曾孟者流與其  
玩也寧慎客曰先生真當世之曾孟與曰曾孟則吾豈敢全要看  
臘月三十日鵬月三十日是先忠憲遺書中語因呼筆大書曰朝聞夕可千古光  
輝浮生如寄視死如歸落地一靈終天敢迷伯可字可自返庶幾  
書訖湛然坐逝

許靜餘先生傳

嚴 毅

許世卿字伯勲家貧有志操天性孝謹父早亡事大父有禮步趨無尺寸軼事母至孝爲諸生有聲受知郡邑絕不干以私萬厯乙酉舉於鄉放榜日淡然自若偕同志葉茂才清談竟日人莫知其旣捷也衣食居室不渝其初揭安貧戒五曰詭收田糧干謁官府借女聯姻多納僮僕向人乞覓省事戒五曰無故拜客輕赴酒席妄薦館賓替人稱貸濫與義會出入恒指而自問曰若得無食言否或以私嘗之輒指其壁謂曰此吾之息壤也可奈何偶有戚當麗法持世卿急時適鬻一婢爲輸罰緩卒不爲緩賴所居敝巷守令下車一謁後不得再覩其面郡守歐陽東鳳延世卿修郡志世卿曰公端人也欣然一出平生交游絕寡惟與顧憲成高攀龍薛敷教葉茂才輩以道義名節相觀摩每自東林歸勅其子曰人何

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不做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  
子乃爲學矣五上公車不第庚子冬行至桃源河水堅遂返謝去  
傳金自號早白老人矢終焉之志每於隙地手耘菜甲曰不如是  
何能無求於人襟懷灑落喜飲酒偕同志吟咏日夕不倦見俗客  
如目不容刺嘗曰和風未學油油惠清節寧希望望夷所著有中  
解編太玄言露穎編諸集而特好爲詩一切欣惋悲愉之感悉  
於詩乎發之詩成抱膝長吟輒復瞑坐自謂調變之妙疾革謂其  
子曰吾有某逋未償某施未報某家人賚未給某故人子典田所  
入已當其直亟取券還之翛然而逝

王儉齋先生傳

錢肅潤

王永圖字惟懷一字新之南直宜興人父彝敘爲諸生時偕無錫顧端文入郡守龍岡施公龍城社名齊志合以貢仕爲馬平令同邑若史孟麟吳正志張納陞皆出其門惟懷年甫十四德性醇密端文一見稱之曰此子凝道之器也許妻以女攜至涇上親自課教之爰以錫籍補諸生尋食餽越十載領萬厯庚子應天鄉試甲辰從端文興起東林書院交宇內賢豪印證學脈其爲學以澹泊爲宗而自信則在勿欺不爭四字故處鈍處後見者靡不化服久之選冀州學正厯國子博士戶部司務所在有績遷刑部員外郎會魏奄以冒功膺茅土封京官爭題楔諛之同列請署名惟懷笑謝曰吾若列名於是有愧元祐石工多矣堅不許後璫敗諸署名者皆得罪獨得無坐人始服其先見崇禎初晉郎中奄黨若五虎



五彪諸獄悉屬攷案爲之引繩披根無所枉撓其案呈凡數千言奏下之日輿論大快至如改敕關節兩案事係國體尤持論平允大司寇倚重焉出守韶州數辨冤獄數惠政韶人畏愛交至俄罹謗賴廷議得白嘗調以病乞假歸道卒居恆孝友廉讓事大父母死生協禮事繼母得其歡心爲宗黨所稱著有儉齋文集藏於家其書法最有名

史玉池先生傳

明史稿

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改吏科給事中疏劾少詹事黃洪憲典試作奸左都御史吳時來沮抑言路執政庇之格不行員外郎趙南星主事姜士昌相繼劾兩人并及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滋不說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素附執政屬同科給事中李春開三疏訐南星士昌妄言帝止下春開疏而畱南星士昌奏不發給事中王繼光萬自約不平復抗章論時來等詞甚峻切孟麟亦上疏力攻春開語并侵執政因求罷不許孟麟竟自引歸春開亦謝病去後以考察罷孟麟尋召爲兵科右給事中二十年大學士趙志皋張位言凡會議會推並令廷臣類奏取自上裁用杜專權孟麟疏爭曰自臣通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之權言路希閣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責久矣陛下更置輔臣

與天下更始政事歸六部公論付言官天下方欣欣望治奈何忽有此令曩太祖罷中書省分設六部恐其專也而官各有職不相侵越則又惟恐其不專蓋以一事任一官則專不爲害即使敗事亦罪有所歸此祖宗建官之意也今令諸臣各書所見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一部之事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禁密事雖上裁旨由閣擬脫有私意奸其間內託上旨外諉廷言誰執其咎又脫有馮保張居正者夤緣爲奸授意外廷小人趨承扶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當官不能爭其是又誰執其咎臣竊謂政權分之六部不可以爲專惟六部不專則必有專之者是乃收攬威權之漸必不可從也忤旨不納再遷吏科都給事中三王並封議起孟麟于孔兼等詣王錫爵邸爭之又進或問一篇別白尤力尙書孫鑠考功郎中趙南星掌癸巳京察孟麟實佐之

南星以讒言斥孟麟亦引疾歸召拜太僕少卿復以疾去孟麟素  
砥名節復與東林講會時望益重家居十五年召起故官督四夷  
館會覲擬擊事疏請冊立皇太孫絕羣小覬覦之望且救御史劉  
光復帝怒謫兩浙鹽運判官熹宗立稍遷南京禮部主事累擢太  
僕少卿卒

鄒南皋先生傳

明史稿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九歲通五經泰和胡直嘉靖中進士官至  
福建按察使師歐陽德羅洪先得王守仁之傳元標弱冠從直游  
卽有志聖學舉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刑部張居正喪父奪情元標  
憤抗疏切諫且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爲學術  
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  
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  
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太臣持祿苟容小臣畏罪緘默  
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直路未通也黃河泛濫爲災民有  
駕鵲爲巢啜水爲餐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用刻  
深之吏沮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伏讀敕諭朕學尚未成志尙  
未定先生旣去前功盡廢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

固未成矣。弼成聖學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志固未定矣。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事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爲常事而不屑爲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爲喪心則以爲禽獸可謂之非常人哉。疏就懷之入朝適廷杖吳中行等元標俟杖畢取疏授中官給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八十謫戍都勻衛衛在萬山中夷獠與居元標處之怡然益究心理學學以大進巡按御史承居正指將害元標行次鎮遠一夕暴死謫居六年居正歿召拜吏科給事中首陳培聖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五事尋劾罷禮部尙書徐學謨南京戶部

尙書張士佩徐學謨者嘉定縣人嘉靖中爲荊州知府景恭王之  
藩德安欲奪荊州城北沙市地學謨力抗不予爲王所劾下撫按  
逮問改官荊州人德之稱沙市爲徐市萬厯中由張居正所引累  
遷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居正歸葬父學謨事之謹召爲刑部侍  
郎越二年擢禮部尙書自弘治後禮部長非翰林不授惟席書以  
言大禮故由他曹遷萬士和不由翰林然先厯其部侍郎學謨徑  
拜尙書廷臣以居正故莫敢言居正卒學謨急締姻於大學士申  
時行以自固及奉命擇壽宮通政參議梁子琦劾其始結居正繼  
附時行詔爲奪子琦俸元標復劾之遂令致仕歸慈寧宮災元標  
復上時政六事中言臣曩進無欲之訓陛下試自省果無欲耶寡  
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爲陛下誠宜翻然自省加意培養當  
是時帝方壯齡畱意聲色游宴謂元標刺已怒甚降旨譴責首輔

時行以元標已門生而劾罷其姻學謨亦心憾遂謫南京刑部照磨就遷兵部主事召改吏部進員外郎以病免起補驗封陳吏治十事民瘼八事疏幾萬言所司不能盡用文選缺員外郎尙書宋纁請用元標久不獲命纁連疏趣之給事中楊文煥御史何選亦以爲言帝怒詰責纁謫文煥選於外而調元標南京刑部尙書石星論救亦被譙讓元標居南京三年移疾歸久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憂里居講學從游者日衆名高天下中外疏薦遺佚凡數十百上莫不以元標爲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光宗立召拜大理卿未至進刑部右侍郎天啟元年四月還朝首進和衷之說言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爲事日錮賢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事務分門立戶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



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今  
與諸臣約論一人當惟公惟平母輕搖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  
母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  
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因薦涂宗濬李邦華等十八人帝優  
詔褒納居二日復陳拔茅聞幽理財振武數事及保泰四規且請  
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恤錄羅大紘雒于  
仁等十五人帝亦褒納初元標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造詣純粹  
不復形崖岸務爲和易或議其遷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  
異風裁蹕絕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卽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  
倖動耶時朋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矯其弊故其所薦引不專一  
途嘗欲舉用李三才因言路不與元標卽中止王德完譏其首鼠  
元標亦不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兩人不和請帝諭解元標言

臣與德完初無纖芥此必有人交構其間臣嘗語朝士曰方今上在冲歲敵在門庭祇有同心共濟儻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世自有無偏無黨之路奈何從室內起戈矛耶帝嗣位已久而先朝廢死諸臣猶未贈卹元標再陳闡幽之典言益懇切其年十二月改吏部左侍郎未到官拜左都御史明年典外察去畱惟公御史潘汝楨過庭訓雅有物議及庭訓秩滿汝楨注考溢美元標疏論之兩人並引疾去已言丁巳京察不公專禁錮異已請收錄章家禎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是諸臣多獲昭雪又言明詔收召遺佚而諸老臣所處猶是三十年前應得之官宜添注三品崇秩昭陛下褒尊耆舊至意帝納其言於是兩京太常太僕光祿三卿各增二員孫慎行之論紅丸也元標亦上疏曰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去

年舟過南中南中士大夫爭言先帝猝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初不謂然及既入都爲人言先帝盛德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言及先帝彌留大事令人閣筆孰敢領此臣始有疑於前日之言元輔方從哲不伸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卽謂無其心何以自解於世且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建樹何事但聞馬上一日三趣戰喪我十萬師徒試問誰秉國成而使先帝震驚誰秉國成而使奸人闖宮誰秉國成而使豺狼當路懷邪亂政從哲何詞以對從來懲戒亂賊全在信史失今不成安所底止時刑部尙書黃克纘希丙廷意羣小和之而從哲世居京師黨附者衆崔文昇黨復彌縫於內格慎行與衆議皆不得伸未幾慎行及王紀偕逐元標疏救不聽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爲危言激論與物無猜然小人以其東林也猶忌之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慮明年京察不利已

潛謀驅逐會元標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  
禁之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爾允厚復疏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  
方竊柄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辨且乞  
同去乃得溫旨與治及允厚復交章力攻與治至比之山東妖賊  
元標連疏請益力詔加太子少保乘傳歸陞辭上老臣去國情深  
疏歷陳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爲傳誦四年卒於家明年御  
史張訥請毀天下講壇力詆元標忠賢遂矯旨削奪崇禎初贈太  
子太保吏部尙書諡忠介

馮少墟先生傳

明史稿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厯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視中城闕人修刺謁拒卻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傾邪狡猾累劾不去從吾發其奸遂調外時當大計從吾嚴邏偵苞苴絕跡二十年正月抗章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畱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効順海不揚波已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果告廟精之效如彼怠教之患如此近頒敕諭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揜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廷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之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尋告歸起巡長蘆鹽政

潔已惠商奸宄歛迹既還朝適帝以軍政故大黜兩京言官從吾  
亦削籍猶以前疏故也從吾生而純懿長志濂洛之學受業許孚  
遠罷官歸杜門謝客取先正格言體驗身心造詣益邃家居二十  
五年光宗踐阼起尙寶卿進太僕少卿並以兄喪未赴俄改大理  
天啟二年擢左僉都御史甫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三案從吾  
言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挺擊之獄與發  
奸諸臣爲難者卽奸人也由是羣小惡之已與鄒元標共建首善  
書院集同志講學其中給事中朱童蒙遂疏詆之從吾言宋之不  
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  
子出閣皆講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爲可乎先臣王守仁  
當兵事倥偬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而爲此  
也因再稱疾求罷帝溫詔慰畱而給事中郭允厚郭興治復相繼

詆元標甚力從吾又上言臣壯歲登朝卽與楊起元孟化鯉陶望  
齡輩立講學會自臣告歸乃廢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  
爲詬厲因再疏引歸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召拜工  
部尙書會趙南星高攀龍相繼去國連疏力辭予致仕明年秋魏  
忠賢黨張訥疏詆從吾遂削籍鄉人王紹徽素銜從吾及爲吏部  
使喬應甲撫陝摺撫百方無所得乃毀書院曳先聖像擲之城隅  
從吾不勝憤悵得疾卒崇禎初復官贈太子太保諡恭定學者稱  
少墟先生

孫淇澳先生傳

明史稿

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幼習聞外祖唐順之緒論卽潛學厲志二十三年舉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累官左庶子數請假里居鍵戶息交覃精理學當事請見率不納有以政事詢者不答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當是時郊廟大享諸禮帝二十餘年不躬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傳瑞王二十三未婚楚宗人久錮未釋代王廢長立幼久不更正臣僚章奏一切畱中福府莊田取盈四萬頃慎行並切諫已念東宮開講皇孫出閣係宗社安危疏至七八上代王廢長子鼎渭立愛子鼎莎李廷機爲侍郎時主之其後羣臣爭者百餘疏帝皆不省慎行屢疏爭乃獲更置楚宗人擊殺巡撫趙可懷爲首六人論死復錮英雉等二十三人於高牆禁蘊鈐等二十三人於遠地慎行力白其



非叛諸人由此獲釋皇太子儲位雖定福王尙畱京師須莊田四萬頃乃行宵小多窺伺廷臣請之國者愈衆帝愈遲之慎行疏十餘上不見省最後貴妃迫羣議無策復畱王請帝畱王慶太后七旬壽節羣議益籍籍慎行乃合文武諸臣伏闕力請大學士葉向高亦爭之強帝不得已許明年季春之國羣情始安韓敬科場之議慎行擬黜敬而家居時素講學東林敬黨尤忌之會吏部缺侍郎廷議改右侍郎李銑於左而以慎行爲右命俱未下御史過庭訓因言銑未履任何復推慎行給事中元詩教和之慎行遂四疏乞歸出城候命帝乃許之已而京察御史韓浚等以趣福王之國謂慎行邀功列之拾遺疏中帝察其無罪獲免熹宗立召拜禮部尙書初光宗大漸鴻臚寺丞李可灼以紅鉛丸藥進俄帝崩廷臣交章劾之大學士方從哲擬旨令引疾歸賚以金幣天啟元年四

月慎行還朝上疏曰先帝驟崩雖云夙疾實緣醫人用藥不審閱  
邸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  
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卽自殺  
春秋猶書之爲弑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  
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  
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已實薦之恐與同罪與又豈以已實忠  
愛不知爲罪歟許世子以死愛父尙不能自明從哲之愛先帝於  
何處明乎臣以爲從哲縱無弑之心卻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  
免弑之實實錄中卽欲爲君父諱不敢不直書方從哲連進藥二  
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也然從哲之罪實不止  
此先是則有皇貴妃欲爲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旣崩而立后者儻  
非禮官執奏旨路力持幾何不貽禍宗社哉繼此則有諡皇祖爲

恭皇帝事歷考晉隋周宋其末世亡國之君率諡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豈真不學無術實乃咒詛君國等於亡王其設心謂何後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劉遜李進忠么麼小監何遂膽大揚言說者謂二豎早以金寶輪從哲家若非九卿臺諫力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聞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趣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橫忍君父之机隍爲大臣者宜爾乎臣在禮言禮其罪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戰悞國罔上行私縱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臣不能悉數也大抵從哲挾私任術寡廉鮮恥其智力不用以奉公室而用以趨私門其權謀不用以扞外侮而用以耗國脈春秋無將漢法不道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讐毋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母拘忌諱忌諱卽從哲所布置也并急誅李可灼以洩神人

之憤時朝野方惡從哲悞行論雖過刻然爭建其言顧近習多爲從哲地帝乃報曰舊輔素忠悞可灼進藥本先帝意卿言雖忠愛事屬傳聞并進封移宮事當日九卿臺諫官親見者可據實會奏用釋羣疑於是從哲疏辨刑部尙書黃克纘佑從哲亦曲爲辨悞行復疏折之曰曲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藥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均無辭乎弑也從哲謂移宮有揭但諸臣之請在初二從哲之請在初五爾時章疏入乾清不入慈慶者已三日國政幾於中斷非他輔臣訪知與羣臣力請其害可勝言哉伏讀聖諭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今似此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安在又云朕凌虐不堪晝夜涕泣六七日夫從哲爲顧命元臣使少肯義形於色何至令至尊憂危如此惟阿婦寺之意多戴聖明之意少故敢於陵皇祖悖皇考而欺陛

下也末復力言克繼之謬章並下廷議既而議上惟可灼下吏戍  
邊從哲置不問山東巡撫奏五月中日中月星並見慎行以爲大  
異疏請修省語極危切秦王誼漣由旁枝進封其四子法不當封  
郡王厚賄近倖遂得溫旨慎行堅不奉詔三疏力爭不得二年七  
月謝病去其冬廷推閣臣以慎行爲首吏部侍郎盛以弘次之魏  
忠賢抑不用用顧秉謙朱國禎朱延禧魏廣微朝論大駭葉向高  
連疏請用兩人竟不得命已忠賢大熾議修三朝要典紅丸之案  
以慎行爲罪魁其黨張訥遂上疏力詆有詔削奪未幾劉志選復  
兩疏追劾詔撫按提問遣戍寧夏未行莊烈帝嗣位以赦免崇禎  
元年命以故官協理詹事府力辭不就慎行學既深造其操行儼  
然不淄爲一時搢紳冠朝士數推轂入閣吏部尙書王永光力排  
之迄不獲用八年廷推閣臣屢不稱旨最後以慎行及劉宗周林

釭名上帝卽召之慎行已得疾旣八都未及陞見而卒贈太子太保諡文介

東林書院志卷之八終